



李清渝

電影美術指導

個人經歷

▲ 李清渝 (Fion Li)，出生於香港。

平面設計專業畢業後，曾於廣告公司任職。在此期間修讀了由「香港電影美術學會」開辦的電影美術培訓課程。課程結業後，經導師、美術總監雷楚雄先生介紹，進入張志成導演之《戀性時代》

(2001) 劇組擔任助理美術指導，由此投身電影行業。2010 年於陳翊恆導演之《第 6 誡》(2012) 正式擔任美術指導。入行至今參與超過三十部電影的美術工作。

2017 年，她以《三少爺的劍》提名第 36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「最佳美術指導」。

參與電影

上映時間	作品	職位	出品公司	拍攝地	獎項
2011 年	《單身男女》(導演: 杜琪峯、韋家輝)	美術指導	寰亞電影有限公司 銀河映像(香港)有限公司	香港 中國大陸	
2012 年	《第6誡》(導演: 陳翊恆 [主要導演] 胡學林[2011]、劉健平、許樹寧[2012])	美術指導	飛昇國際娛樂有限公司	香港	
2015 年	《滾蛋吧！腫瘤君》(導演: 韓延)	美術指導	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 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	中國大陸	
2016 年	《封神傳奇》(導演: 許安)	執行 美術指導	中國星電影有限公司 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
2016 年	《三少爺的劍》(導演: 爾冬陞)	美術指導	無限映畫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第3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美術指導(提名)
2016 年	《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》 (導演: 薛曉路)	美術指導	安樂(北京)電影發行有限公司 北京數字印像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和禾和文化傳媒有限責任公司	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澳門 香港 中國大陸	
2017 年	《妖鈴鈴》(導演: 吳君如)	美術指導	我們制作有限公司 北京嘉美春天影業有限公司 北京開心麻花影業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

李清渝

上映時間	作品	職位	出品公司	拍攝地	獎項
2018 年	《冰封俠時空行者》(導演:葉偉民)	美術指導	西部電影集團有限公司 中盟世紀(北京)投資有限公司 國盛影業(北京)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
2019 年	《狗眼看人心》(導演:吳楠)	美術指導	英皇影業有限公司 安樂影片有限公司 佰安影業(上海)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
2019 年	《小 Q》(導演:羅永昌)	美術指導	星皓影業有限公司	香港	
2021 年	劇集:《天目危機》(導演:黃精甫)	美術指導	歡瑞世紀(東陽)影視傳媒有限公司	香港 日本 歐洲	
待上映	《尖峰姐妹》(導演:金依萌)	美術指導	中影股份有限公司	中國大陸	
待播出	劇集:《三命》(監製:杜琪峯)	美術指導	ViuTV	香港	

訪問文稿

蔡慧妍：說說你是怎樣入行的？

李清渝：那時在上班，每逢星期六就去上一個課程，是（香港）電影美術學會辦的，當時是 Bill 叔叔（雷楚雄）做老師的。在讀完這個課程後，Bill 叔叔就問有沒有人想試試做（電影）。那時因為我的工作是很空閒的，我老闆任由我喜歡做甚麼便做甚麼，那我就說我想讀書，以及我也想試試做那些（電影美術的工作）。他（老闆）說你就去試試吧，做完覺得不好就再回來。於是我就入（電影）行了，也沒有再回去之前那間公司。

製作組：之前你是讀甚麼學科的？是與美術無關的嗎？

李清渝：與美術有關，我本身是讀平面設計的。

蔡慧妍：在你入行的時候，（香港）電影和美術行業是怎樣的呢？

李清渝：其實我入行的時候，因為我是第一次接觸（電影），我也不是真正了解之前別人說（香港電影）很鼎盛的那個九十年代是怎樣的，所以入行後我並不會覺得很式微，因為我是第一次接觸。但是我聽一些老前輩是這樣說的：「以前景況很好的，簡直連錢包都合不上！」即是天天收人工，收到錢包都合不起來了。

對於我自己第一次做電影，那份人工和我之前那份工作的人工相比是……嘩，有天壤之別，電影是多很多的，所以我也很開心的，好像突然間加了很多人工一樣。但是我長大後才發現，原來我工時那麼長，其實是減了薪的（笑）。

製作組：做助手時你跟哪個美術指導比較多？

李清渝：都是（幫）阿 Man（文念中）（比較多些）。第一次幫他是《男人四十》（2002）那部戲，那時其實他已經很出名了。當時他要找人然後我有幸去幫他的那一刻，第一次是很開心的，覺得好像幫到一個大師，很開心，以及你不知道他是甚麼樣子的。怎知第一次見他的時候，例如他約了我兩點回公司開會，我兩點在升降機裡遇到他，他第一個反應是：「喂，我約了你兩點，為甚麼你現在還在升降機裡？你遲到。」然後我說：「那你也是。」因為他也在升降機裡，他也遲到了（笑）。其實他是開玩笑的，他是隨和的，第一次見他就是這樣，也是難忘的。

另外第一次做那部《男人四十》，就有去看景，但那天只有我去看景，其他所有人我都不認識，文念中也沒有去。其實我也很匪夷所思，為甚麼美術部只有我去看景？全部景都看完後，那天是看南丫島（的景），要行山，導演（許鞍華）突然之間就問我：「吓！原來你是美術部的？」我答：「是的是的，阿 Man 叫我來的。」（導

演說)：「你來看甚麼的？我們是來看山的，你想來植樹嗎？」之後我有去問阿 Man 為甚麼叫我去看，他說：「哎呀，忘了叫你不用去了！」(笑)我就在山上曝曬了一天，是不是很難忘呢？

製作組：那你(從文念中身上)學到了甚麼呢？

李清渝：其實他不會真的教你一樣東西的，我覺得(做)電影是不會真的(有人)來告訴你、教你怎樣做，是要你自己去觀察和去嘗試的。你試得多了，錯得多了，那下次你就不要再犯了。

其實阿 Man 是很大膽的，他那麼大膽所以給了他的助手很多機會。我到現在也很匪夷所思，為甚麼他會對我那麼信任？我自己都無法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的時候，其實是他對助手的信任，令我加強了我對日後工作的信心，我會覺得：他是)大師來的，我造的這件東西他認可了，OK 了，是可以拿出來的。這樣開始你慢慢就會建立起自己的信心。

蔡慧妍：你覺得身為一個女性電影美術工作者，會不會在行業內遇到一些特別的難題，或者不公平的待遇呢？

李清渝：我覺得也不會說女性就會有不公平的待遇，反而是新人，不管你是男或女都會有不公平的待遇。

蔡慧妍：例如呢？

李清渝：欺負新人，很明顯每一個人入行多少都會被人欺負過，這無關男女，是入行的經驗。

蔡慧妍：有沒有實質一點的例子呢？發生在你自己身上的？

李清渝：一定有的，其實入行一定會遇到這些，在你自己都不是很了解(電影製作的)整個架構的時候，即是你第一次入行，你不知道劇務是幹甚麼的，場務是做甚麼的，經常亂叫人做事，而那些人會覺得這些都不是我份內的事，會講一些很難聽的話，粗口那些是一定會有的。但是到你長大了，多了解了一些架構時，你就會發現自己是真的叫錯人做事，被人罵也是正常的。因為那時我真的是不懂的，而且第一次做的時候，是不會有人來告訴你各個部門是負責做些甚麼的，只會告訴你你要做些甚麼，但就發現甚麼事都與我有關。

蔡慧妍：你現在做了這麼多年了，其實整個電影圈有了些不同的生態，對你來說有甚麼影響嗎？或者影響到你工作的哪一方面呢？以及你看到有些甚麼改變嗎？

李清渝：我想影響最大的一定是 CG(電腦特技)了。因為以前可能甚麼都要自己做，或者有些場景要造得很足，又或者想造得超現實一點是沒可能的，但現在有 CG 的幫忙，其實是可以更天馬行空一點的。但是在技術上，你就有很多事情要提前和 CG 部門談，和攝影師談，或者怎樣協商，大家互相配合，是 CG 這件事令到這些有所不同的。

蔡慧妍：那你覺得好還是不好呢？

李清渝：有好也有不好，有時我覺得太過濫用了。以前最開始的時候你可能會求真，(例如)這些東西是真的，是實拍的，你會覺得很厲害。但是現在當你看到再厲害的東西，因為其實你看到很多荷里活的戲(的 CG)都已經很厲害了(能以假亂真)，那你就會覺得(我們香港的 CG)，嗯……也就這樣了，又不會厲害得過荷里活。

蔡慧妍：但是對你自己來說，你整個工作流程，創作或者是開初籌備階段，其實（技術發展）有沒有影響到你的做事方式？

李清渝：我想可以大膽一點去想一些場景。因為以前可能覺得造不到那就不要去想了，現在覺得有人是能（用一些技術來）協助你的，會好很多，或者是 3D 打印等等那些技術的東西。

蔡慧妍：例子呢？例如你有沒有甚麼戲，是因為 CG 而造多了一些有創意的東西，或者造到你心目中的事情？

李清渝：《三少爺的劍》（2016）和（網劇）《天目危機》（2021），都是比較多一些和 CG 配合的。

蔡慧妍：有甚麼場口或者裡面甚麼道具可以說說的？

李清渝：例如動作片，要造一把真的鐵製的劍，或者（用類似）很重的（材料），又或者在比例上（特別大型），其實有很多時候演員是做不到那個動作的。因為那麼大把的刀或劍，可能會令到那個動作不瀟灑，那可能我們就會配合 CG，我們只是造一個刀柄，去令到他的動作可以做得瀟灑一點。甚至（例如）科幻點的，那把武器是會變形的，你（實造出來）是無法造到的，如果要造到變形，實造的話重量是會重很多的，或是難度會高很多，我不可以很精雕細琢地去造，但如果有 CG 配合就可以誇張一點。

蔡慧妍：你以助手的身份跟隨不同的美術總監工作，他們帶給你了一些甚麼影響和看法呢？以及和文念中先生合作了那麼多年，最難忘的是甚麼呢？

製作組：你讀完美會的課程之後，入行第一部做助手的是甚麼戲？

李清渝：其實第一部做助手（的戲）不是幫文念中的，第一部是幫 Bill 叔叔的，那時也是很難忘的，反而不是與文念中有關。

那時候是美會（的課程結束時），Bill 叔叔就問我們這班學生誰有空來做（之後的一部戲）。那時候也有很多人的，好像有十個或八個人一起入了行，大家一起做同一部戲，是張艾嘉演的，我忘記了戲名，是一部勵志（題材的）戲。

蔡慧妍：《單身男女》（2011）？

李清渝：不是，我沒有寫（在簡歷裡）的，因為最厲害的是我根本沒有做那部戲。

我第一天上班，（大家在）圍讀，我見完導演和整個製作團隊之後，Bill 叔叔突然和我說：「Fion（李清渝），有另外一部戲找助美，不如你去做另外那部戲吧。」那一刻我是覺得「哎呀，他不要我了」，我是有些傷心的，為甚麼那麼多人不問，就只來問我？肯定是覺得我幫不上忙。但最後我是那群人中，唯一一個留下來繼續做電影的。應該是（雷楚雄）太大膽，讓我試，去到新的那部戲，不知道為甚麼就繼續留下來了，嚇不走。

蔡慧妍：那部戲是甚麼？

李清渝：好像不知道是《天長地久》還是《地久天長》，是說一個愛滋病男生（的故事）。

蔡慧妍：是幫哪位（美術指導）？

李清渝：不是，我說我沒有做到的那部戲是《地久天長》。

蔡慧妍：那你真的有做的那部戲是……

李清渝：真的有做的那部戲叫做《I Do》（《戀性世代》，2000），是幫一個叫做阿 Gill（黃知敏）的女生，但她現在應該沒有再做（電影美術）了。

蔡慧妍：你從助手進階到做美術指導，是有甚麼契機嗎？或者心態是怎樣的，或者有甚麼機遇？為甚麼突然間從做助手變成想自己做呢？

李清渝：其實真的是一個同事介紹的。所以我很想說，原來是真的，即是你在現場工作的時候，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介紹工作給你，你別以為只有美術（指導）或者導演或者製片才會介紹（工作），介紹我去做美術指導的那個人是一個劇務來的。當時我跟他並不算特別要好的朋友，所以我也覺得很意外，為甚麼他會介紹我去做那部戲的美術（指導）呢？

我是很開心的，第一次做美術指導，我覺得正呀！終於不用揣測別人的心意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我第一次（做美指）真的做得很好玩、很開心，當然我（遇到的那位）導演（陳翊恆）很好，他是真的很信任你，他信任到我都懷疑……（我想說）：「其實你也可以說一點你的意見，你可以說出來的，不用覺得我想這麼做你就要同意，你可以說些你的意見。」但那件事真的很順利，所以第一次的經驗是很開心的。

製作組：是哪一部戲，哪一位導演？

李清渝：陳翊恆導演的《第6誠》（2012）。

蔡慧妍：這個開心你持續了多久？你甚麼時候才發現原來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呢，做美術指導？

李清渝：也「玩」了一、兩部戲，都挺開心的。

製作組：剛剛提到你之前做助手時，需要揣測大家心裡在想甚麼。不如說多一點你做助手時，和你做美術指導時，你覺得有甚麼不同的地方？可能偏向的東西也比較不同？

李清渝：做助手時，很多時候都是要看我和我的老闆，即是和美術指導之間的默契。有時例如你會知道這個老闆，合作久了你會大概知道他的喜好，或者有些甚麼是他一定會說「No」的，那你就比較方便地去快點完成那個工作。你大概會知道他是一定不要這些東西的，例如他會說一個方向，可能你買陳設（道具）時，（就會想起）「他最憎這個顏色了，你別用」，或者「他不喜歡這些東西，你別用」。你是需要得到他批准的，如果你和這個老闆有默契，就能快一點完成。

自己做美術指導就是，自己最清楚自己想要些甚麼了，或者你說得清清楚楚給你下面那位執行的同事聽，當然你要跟進，那你就會……舒服很多說不上，至少體力上（的工作）會減少很多。但是和導演的那些溝通，或者和製片的那些角力會多很多，在文書上或者開會上的壓力多了很多。做助手時體力上的工作會更多些。

蔡慧妍：你說你多了那麼多工作，那由概念、方案，猜來猜去，到具體施工，你覺得最難的是甚麼？你最重視的是甚麼？你最喜歡的和不喜歡的是哪一部分呢？即是做了美指之後，剛才所說的那些事。

李清渝：我想是……當我構思完那個場景想要怎樣做，去說服導演接受這個意念時，因為有時可能是一些有實驗性質的東西，所以你需要配合例如攝影師、燈光師以及 CG（部門），需要他們的配合你才可以做到這件事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大家一起開會時，別人不是一定要聽你說的，可能他們也會有自己的構想，大家幾個部門一起切磋，你最後要去總結（所有人的想法），原來大家是要這樣做，我覺得那個過程是最難的。不過亦都是好玩的，因為（面對）整個劇本創作，在你造場景時，沒有理由是你一個人說了算，你一個人都說完的，你一個人的頭腦永遠也不及幾個人的頭腦一起去想事情來得更好。但那個過程是辛苦的，我經常覺得好像要把大家的答案「戳」出來，我怎樣才可以配合你，怎樣互相（協調），例如我搭景要搭多少造多少等等那些。

蔡慧妍：你有沒有遇過你想的事情，或者你想造的事情，跟造出來之後的差距很大？是不是因為預算和執行上的問題達不到，還是有些甚麼原因呢？可以舉例說說。

李清渝：我沒試過想像中和造出來後差距很大。其實應該是，例如我們的步驟是，畫完氣氛圖，交給導演看，導演認可後你還要報預算，可能那個預算製片看了以後覺得不可能，到那一步就已經停了。我不會（這樣的），原來我只有十元而已，你寫了一百元（的預算）出來是沒有意義的，（知道預算）是十元的時候，你已經立刻去想另外一個方案了，所以不會說到造出來後才（發覺）和你之前想的很不同。

蔡慧妍：那如果在這個有限的十元預算之下，你要怎樣發揮你那一百元的創意出來呢？

製作組：因為我也看到《妖鈴鈴》（2017）有很多景，其實它也挺有趣的，你可以說說。

李清渝：這部戲真的超有錢，所以沒有限制（笑）。

製作組：你是第一個美術指導說一部戲很有錢。

李清渝：真的是老實說，是真的很有錢。我自己最初接到劇本時，我也是想著要找一個荒廢了的大廈來改景，哪裡想過有個美術指導最後是要蓋一幢樓的？搭景而已嘛，一直都是這樣講，怎知會蓋樓的？我自己也很害怕，吓？蓋樓？真的要讓人能站上去，那幢樓不是兩層，是五層，U 字形的。那一刻只是覺得為甚麼會那麼有錢的？我以為為改動一下荒廢了的景就算了，為甚麼真的會蓋樓的？

製作組：所以那部戲裡的主景整個是你們起的？

李清渝：而且還不止蓋一幢樓，我真的覺得怎麼回事，那麼有錢的？

製作組：就說說這部戲吧，例如（你如何設計）那一幢樓，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角色，他們有不同的背景，我記得有網紅等等，然後有很多不同的人會在不同的場景裡出現。

李清渝：其實那個故事本身很明顯是講……即是戲裡面主角的性格或者職業是很突出的，以及有一點……因為是喜劇來的，所以全部都很漫畫化，很風格化，是很好玩的。當你立刻已經知道了很多這些不同角色的性格時，你可以怎樣套入場景裡，以及這部戲是想搞笑和講鬼故事的，你怎樣去製造場景的氣氛，令它恐怖得來又要搞

笑，其實在美術上是挺好玩的。而且我那時的置景團隊和我的道具團隊，真的很厲害，很能幫到手，我真的很開心，好像你說得出來他們就能做得到，而且他們也是有要求的，不會敷衍你胡亂地造件東西出來，所以整件事都挺順利的。

製作組：這部戲是在哪裡拍的？是在內地嗎？

李清渝：在內地，好像是在（廣州的）番禺，在番禺的一個很大的空地上蓋了整幢樓的外貌，加上外面地上的天井，還有天台。實際真的拍室內的地方，就是我們搭了 U 字形樓的兩層，那兩層全都有走廊和那些角色的家的景。

製作組：他們是為了拍攝方便才讓你蓋一幢樓的，而不是說找不到景？

李清渝：是，我想他們是不想遷就一些……可能你用實景（去改景來拍攝）會有很多東西要遷就，那他們想所有東西都是自己設計的時候，操作起來會比較方便，所以才叫我搭景。

制作組：很羨慕。

蔡慧妍：有很多戲都是在內地製作的，你覺得在內地和香港工作有甚麼分別？

李清渝：在內地工作會有很多資源，在道具人手和美術人手上真的都有很多資源，資金都比較充足。當然因為可能內地的人工比較便宜，香港的工作人員（人工相對）會貴一點，所以可以「冧人堆」（投入大量人力）也有很多人幫忙。

另外在某程度上，內地道具師他們的手工藝確是很好、很厲害的，有時你是真的很想說：「怎麼會有一個這樣的雕刻大師在這裡？」真的是很厲害，你叫他雕刻任何東西，我心目中可能雕一條龍出來，你給我三年我都雕不完，但他們可能半天就（完成了），來問你是不是這樣，你簡直覺得那麼厲害的嗎？他們的手工藝和他們的人工都比香港有優勢。

蔡慧妍：那倒過來你覺得香港電影人的優勢和特點是甚麼呢？

李清渝：香港人的優勢就是很會變通，一直都很會變通，一定能想到辦法去解決（問題），（就像）電影人經常說的怎樣去「偷雞」（投機取巧），在這件事上我覺得香港人是真的厲害。

製作組：你剛才提到有一齣應該是劇，網劇，《天目危機》，是在日本拍的，你那時是不是帶了很多香港的工作人員過去？有沒有帶道具師過去？

李清渝：沒有，那時美術組我只是帶了三個女生（去日本）而已，（香港的）道具師我也沒有帶去，我用了（日本）當地的美術指導，他們會有自己的工作人員。

製作組：那在溝通上有沒有些甚麼……

李清渝：很困難，真的很困難。

製作組：（笑）我每次去日本（拍戲），好像都覺得有一點溝通上的問題。

李清渝：首先是我們語言不通，所以經常都要靠翻譯。以及比如我們香港人要講的東西，可能五分鐘就講完了，但他們一個小時都講不完，他們（說話時）中間有很多我不知道是敬語還是甚麼。而且為甚麼要不停開會？每天花很多時間用來開會。

另外還有文化上的差異，因為我是女性，這個我真的是覺得……在香港我是沒覺得有這個問題的，在內地也不覺得有這個問題，但沒想到在日本有這個問題。那時我有三個日本的美術指導，三個人年紀都大我一大截，你看到是伯伯那樣的，他們的那個男女平等（觀念比較落後）……他們一定是覺得我是女生，更加應該尊重他們，他們是老師，再加上年紀也大。我不是說我不要尊重他們，但你看得到他們……

這件事我是覺得很匪夷所思的，就是其中一個（日本）美術人員在跟場時，他是一個伯伯來的，經常在現場發脾氣。然後我忍不住就跟（級別）最高的那位日本美術指導說：「你們這位同事經常都有這個問題，其實你是不是應該……因為你是部門老大，你是不是應該有責任去調和這件事，讓事情不要這樣繼續下去？我們還有那麼多組要拍。」他的答案是：「嗯，都是因為你，開工後都沒有陪過我們喝酒。」那個日本的文化就是，原來那些員工是要陪社長喝酒的。我真是覺得……我真的很匪夷所思。

製作組：這個我也覺得香港反而是在女性方面比較平等的。因為之前去日本也是，很搞笑，當時的監製也是女性，導演也是女性，導演組和製片也全部都是女性，然後來了一個日本（男）製片就說：「找一個男人和我說話！」然後我說：「Sorry，我們全部都是女性。」最後開除了他，我們換了另一位日本製片，因為那個男人根本不理我們，覺得我們是女生。

李清渝：是的，其實真的很辛苦，對著他們的大男人主義。

製作組：這件事在香港就比較沒有……

李清渝：在香港是真的不太會感覺到。

蔡慧妍：看你做了幾部動物做主角的戲，在電影美術設計上，有沒有些特別的地方呢？平時是設計給人，如果牽涉到動物，而且動物還是主角，對你的設計有甚麼影響嗎？

李清渝：我就是做了一部叫做《狗眼看人心》（2019）。其實真的是要講《狗眼看人心》的，雖然我很不想講這部戲……

蔡慧妍：你可以說說為甚麼？

李清渝：其實那部戲是一部很認真的戲來的，只不過製作上……出來的效果不是太好看（笑）。

那部戲我們要拍一隻……是不是史納莎¹呢？要拍一隻史納莎被一隻藏獒咬死（的故事）。其實藏獒已經很難控制了，（就像）你要怎樣去控制一隻獅子。他們公司又真的很有錢，請了拍《狼圖騰》的那個訓練了幾隻狼的人來，教會那些狗演戲。那個認真程度讓我覺得，哇，真的在學習。我也去看他怎樣訓練動物，以及說一些要求，例如可能溫度上，例如那個場景……

¹ 史納莎（Schnauzer）：又稱雪納瑞，犬種。

之所以很多場戲我都要搭景，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在北京拍，天氣那麼熱的時候，那些狗真的演不了戲，因為很熱的時候，牠們會一直把舌頭伸出來（笑）。也挺好笑的，根本就演不了戲，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很舒服的氣溫給那些狗演員，真是比人還「巴閉」（有本事）。所以為了牠們一定要搭景，而且牠們每天有一個特定的工時，不可以長過一段時間，不然牠們就做不到了。都是那個馴獸師告訴我的，（讓我知道）原來我們需要這樣做來配合你。

製作組：我想問問你現在接戲有沒有甚麼標準？因為有些人就說自己喜歡和一些經常合作的導演拍戲，覺得大家可能會比較清楚對方的要求；有些就比較喜歡和沒有合作過的新導演合作。

李清渝：我應該沒甚麼所謂。如果曾經合作過，是愉快的，當然會想再次合作。但我不會局限於一定要是新導演，或者（一定要是）出名的導演，或者（一定要是）某一間公司的戲，反而是不想（合作）的公司比較多，有個 list（名單列表）（笑）。

蔡慧妍：那預算上呢？有沒有說如果資源豐富一點，會想做多一點，資源低的就會不太想做了？有沒有 preference（偏好）？

李清渝：Preference……我想其實也沒有了，經歷了這兩年，說真的。以前有個美術指導和我說：「那些低預算的戲，你不懂怎麼做的。」誰知道自從她和我說完這句話，我連沒預算的戲都做了，那位美術指導（蔡慧妍）就在這裡（笑）。

蔡慧妍：你做慣了那些大片……

李清渝：之後我連那種五百元預算的戲都做過了，也試過把自己的屋子拿出來（借）給別人拍戲。

蔡慧妍：那有甚麼分別呢，你做大片和做五百元的片？說說當中的辛酸以及分別，創作上的那些差別。

李清渝：創作上……我想沒預算的（戲）是，你不可以每一樣東西都造得好，你要選重點來造，選擇那場戲裡最重要的，或那個場景裡最重要的來造。可能預算比較充足的時候，你會希望每一樣東西都盡量造到最好，但當你沒預算時，你只能去和導演談，問他覺得哪一樣東西是最重要的，大家要去妥協。可能這個是最重要的，那就主攻這個，把所有錢都花在最重要的地方。

製作組：其實我剛才也想問，有時我覺得美術指導很厲害，因為你們自己好像有一條邊界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們會有一條底線？

李清渝：我最近沒有了（笑）。

製作組：比如到這個界線之後就真的不行了，這個時候你是一定會堅持的？

蔡慧妍：做完劇集和過完這兩年後，我想大家的那條底線，已經低到貼在了地球邊緣。

製作組：這個也可以分享一下，因為最近好像有很多劇集，比如《天目危機》是一部（網）劇，你覺得它和電影製作有沒有甚麼不同？但我知道那位導演（黃精甫）其實也是電影導演來的。

李清渝：其實真的沒有甚麼分別，我覺得也挺開心的。他（黃精甫）是很有要求的，以及他是個視覺方面很強的導演，而且是年輕導演，大家有商有量，他也很有趣，他這個人也挺有才華。所以我不會覺得《《天目危機》》是一部劇集就不需要做得那麼漂亮，他（導演）的要求是很高的。

蔡慧妍：那你現在正在做的這部呢？

李清渝：我現在做的這齣「神劇」，是人生另外一個挑戰，挑戰自己的底線（笑）。

製作組：現在正在做的也是一齣劇？

李清渝：現在正在做的也是電視劇，現在挑戰自己……我覺得每天都是一個學習，就是學習怎樣不放棄，再難都別放棄，真的是這樣的。我以前說不做就走了，很瀟灑地走了，不高興就走；現在是，好像每天都（在對自己說）：「嗯，還能撐住的，應該還能撐住的。」

製作組：這個正好也是我們想問的，因為你很年輕，但你好像做了二十年美術……

蔡慧妍：二十一年。

製作組：你做了二十一年的電影美術，是甚麼吸引你可以一直堅持下去呢？沒有想過轉行嗎？

李清渝：有，當然有，那麼辛苦。

我想我平時和別人說的是，好像有一個……例如你出埠，你自己去旅行，你最多也是去些遊客式的地方；但你出埠工作，例如（劇組）帶你看景，你會深入了解那個地方的文化，真的是跟遊客不同的。突然之間有個人帶我去了一個貧民窟，你怎麼會在旅行時去貧民窟？你的眼界（會被打開），你會覺得，嘩！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。這個是第一，（做電影）令我覺得好像經常都有新奇事，能讓我看到很新奇的東西，這是吸引我的第一個點。

第二就是每個劇本都不同，所以你做的事每次都不同，這個亦都是好玩的地方。我們以前做助手時，做了有一百次警署、醫院、賊竈（賊窩），真的好悶，現在能夠令你繼續的就是，每次可能還是會有這些，但是也會有很多（其他）不同的場景。即使只是去學習，你都會覺得「哎呀，我都沒做過這些」，也挺好玩的。你要做資料搜集，要去鑽研這件事，你會覺得是挺好玩的。當然這也需要有（足夠）時間給你做資料搜集，不能是（例如）我沒有做過實驗室，而你明天就要拍那些（關於實驗室的戲），耍我嗎？！